

家乡的土月饼

□赵柒斤

小时候第一次吃到的一个整月饼，是改革开放初本地作坊生产出来的土月饼。当时，它虽是家乡价格最贵的一种月饼（8毛钱一个），可我却对它响亮的大名“定坤”非常困惑：一枚直径只有4.5厘米、厚度3厘米多一点且没装任何饼馅的纯素月饼就能“定乾坤”？

后来才明白，这种带着“文革”遗风的命名，并不是作坊老板信口开河乱叫出来的，而是根据史载大明王朝开创者朱元璋“中秋月饼传信息，大年三十杀鞑子”的典故起的名。依此典故，称月饼“定乾坤”也无不妥。同时，我还觉得小时候吃的“定坤饼”也是照着曾给朱元璋传过信息的月饼模子“托”出来的，所以它很土气。一般都是散放在商店铁皮食品箱里，现卖现包，售货员把4个月饼码在废旧报刊纸上，七折八卷就完成了“包装”。不用秤，4个就是500克。

我六七岁的时候，中秋节的早上，父亲叫醒我们兄妹后，就分发月饼到人头，一人一个。拆开两包月饼，无需挑拣，个个几乎厚薄一样、大小一致，都是土里土气的白中夹少许浅黄色的一团，月饼最外层上

面也没什么“金丝绿线”和“胭脂红章”，仿佛就是来自几百年前的朱元璋时代。

这种土月饼，既没有苏式月饼的华丽，也没有广式月饼的味杂。我估计生产这种月饼的工艺很简单，就是用冰糖块和在面粉里蒸熟后，再放进煮熟的面粉皮上滚几滚就成了，因而“定坤饼”仅有“香甜唇舌”一种最原始的口感，虽然与现在市场上那些包装精良、面相好看、馅料丰富、口感繁杂的月饼是没法比的，但它确实能填饱肚子，一个月饼吃下肚就能让大人们省了一顿中餐，这大概是现今任何一种“高档月饼”也无法做到的。不过，它的好处是它饱满实诚、唇舌满足、不油不腻、味道单纯，尤其是经放，只要保管得当，一个月饼留个把月时间拿出来照样能吃。由于当时作坊制作饼皮的技术不过关，“粘”在饼上的皮由里到外一层比一层松散，总一层一层地往下掉。用贾思勰那个时代的话来说，最外一层的饼皮却有“脆如凌雪”的口感。因此，食用“定坤饼”，需要辅助工程。大人们总习惯用一只手在嘴下面接饼皮，然后把饼皮往嘴里倒；而我们干脆就在嘴巴下

面放一个饭碗或一张干净的纸，吃了饼心再舔皮。年纪大的、牙齿不好或不喜欢甜食的人，往往真的用开水把“定坤饼”连皮带馅泡化、稀释成又香又甜的“麦乳精”后直接喝进肚子。所以，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来说，这种月饼也是亲朋之间礼尚往来最贵重的中秋礼品。然而，随着高档月饼市场的“兴旺发达”，10多年前，家乡自产自销的这种“定坤月饼”便彻底销声匿迹了……

如今，父母常把“定坤月饼”当成美食念叨，这说明月饼乃至美食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它是有个性的、是体验式的，每个不同经历、不同审美情趣、不同口味感受的人，都有自己心仪的美食。同时，也反映出美食是离不开环境、时节、朋友、亲人和心境等的。也可能，在父母及老乡们的眼中，月饼之所以谓之月饼，确与朱元璋及“明教”有关。据史料记载，明教并非像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所写的那样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是视“食荤为魔”。由此断定，最早的月饼肯定是素的。所以，吃没有一点荤腥味的“定坤月饼”有可能才是传承中秋节的风俗……

母亲的桂花糕

□翁俊安

湖滨轩亭阁南头的那棵健壮高大桂树上黄桂花簇簇串在枝叶中悄然开放了。倚在轩亭阁石砌雕栏，凝视那绿冠如伞、繁花压枝的桂花树，清清幽幽桂香萦绕心头之余，母亲的桂花糕、桂花糖、桂花酿，少时多见的味道，蒙太奇般浮影在脑海，跌宕起伏。

桂花糕，是植根于我食事记忆中较深的一种味道。春华秋实，秋天最丰富的果实乃稻米，用刚收割的新米做成桂花糕，馨香清新又很时节性，从童年时代起，就镌刻在我的记忆单元。儿时，老家后院有一棵大桂树，桂花香的时候，母亲会拿来粗布床单在树下铺开，我和姐妹仨，只管用竹篙打动树枝，让那纷纷扬扬的花雨落了满头满身，馨香盈袖，连头发丝儿都染得香飘飘。

桂花打下后，母亲将花瓣未完全打开的小花朵拣出，对我们说，这样的桂花香气足，做米糕和粥羹最香。母亲做的桂花米糕，味道特别清香甘甜松软，这与母亲那双勤劳的双手是分不开的。母亲把新米用石磨子磨成细腻米粉，加少许白糖适量清水，放入小木盆内轻匀和开，

然后把小木盆放在开水锅上面边煮边搅，不使其沉淀，至米粉呈生熟参半稠糊状，倒入小碟中，撒上一小撮桂花，入蒸笼盖上盖，几把大火就能将米糕蒸香蒸透。这时我和姐妹仨已是翘首期待，诱人的桂香氤氲着袅袅热气，更是让我满口生津，垂涎不已。

原先含苞欲放的桂花铺陈于雪白的米糕上，经过一蒸，竟然全都张开黄色花瓣，点缀在晶莹柔松的米糕上，犹如原野上金合欢，馨香、甜美一并袭来。咬一口，柔软又爽口，甘醇又芬芳，唇齿之间全是桂花清香和稻米草根香。桂花生得琐碎，然香得雅致，食物只要经它滋润，自会化神奇而不同凡香，原本平淡的米糕，因为撒有一层黄桂花，味道华丽转身，清馨香口，芳馥怡人。

很多时候，我们惦念某种味道，其实早已超脱了味觉层面，而上升为对一份情感的缅怀。岁月像流水，冲淡了许多往日食事，但也把一些东西沉淀淤积；随着时节，母亲的桂花糕味道也飘在心扉，回味这份清爽甘醇的味道，如温故母亲的爱，甜馨而幽香。

徽系青春

□慧 娇

转眼又是秋季，收获季，同时也是莘莘学子的开学季，他们步入新学校，开始人生另一个阶段崭新的学习生涯。

打开我的抽屉，一直珍藏着两枚校徽，贵州商校、安徽合肥商校。看到校徽，那些懵懂的青春岁月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三十年前的九月，那会我才十五岁，即将到贵阳读中专，又激动又紧张地踏上行程，与现在的学子有两处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交通工具，当时只有汽车或绿皮火车可以选择，速度不快。而今高铁或飞机，或自驾，免受了很多舟车之苦。二是行李的装备不同，那会笨重的木头箱子就是标配，里面装着衣物，另外还得带着床单被絮，我清晰地记得那会是我爸爸和大姐一起一路奔波长途火车送我到学校。而今都是轻巧的拉杆箱，高档的电子产品，同时也不用再带被絮了。

刚到学校，迎接我们的就是军训生活，天天走正步，跑步，黑了，瘦了，累得腿都抬不起来，有时半夜还安排了紧急集合，教官一声哨子声，我们就得迅速起床到达操场排好队。半夜从熟睡中起床真是痛苦，迷糊的神志，惺忪的眼神，胡乱地穿好衣服，跑下楼，当时有的同学闹笑话，衣服穿反的、扣子扣错的、鞋子忘了穿光脚集合的……引得我们哈哈大笑，至今都忘不掉。那会就希望军训快点结束，而当教官离开我们时，我们心里又涌出不舍。军训生活其实也在悄悄地磨炼着我们的意志。

我还记得，那会住校前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来到学校后下课后还得自己学会料理生活，自己管理和计划生活费，自己洗衣服，那会没有洗衣机，床单和被子都得自己手洗，市场没有被套卖，还得用大针钉被子。针脚整不整齐就可以看出手工活的巧拙，我钉的被子针脚歪歪扭扭。有的女生钉被子又快又好。也有娇气的女生找同学帮忙代劳。现在想来也很有趣。

我的中专生涯和别人不一样，四年里中途转学过，就读两处中专，1988年因为父母工作变迁，从贵州调到安徽，当时计划经济毕业定向分配，考虑两地路途遥远，生活不便，在父母的多次奔波和努力之下，我于1990年春季离开贵州来到安徽合肥商校继续读书，在新的中专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关心和照顾我。我也记得，合肥商校的同学很刻苦，晚上寝室熄灯后很多人都在用手电筒或蜡烛看自考大專的教材书，1991年中专毕业时，不少同学同时拿到了自考大專的毕业文凭，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刻苦学习精神。

时光荏苒，这两枚校徽陪伴我三十年了，如今我们都步入中年。青春岁月弥足珍贵，不得不感慨青春是本仓促的书。愿记忆不散，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永恒的那束光

□若 溪

前不久陪九十多岁的奶奶回故乡老屋探望。其实故乡离省城并不遥远，只是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这些年乡村的面貌日新月异，记忆中夏天傍晚袅袅的炊烟和满世界的蝉鸣仿佛是几个世纪以前的景象了。

老屋因为太久没有人住而显得有些破败，蜘蛛在梁上肆意地安家落户，屋后的园子里野草已长到半人多高。我踌躇在房前屋后的残垣之间，每一片瓦砾，每一方石头，甚而从墙角斜斜射进来的斑驳的光线都停留在我生命最初的记忆里。在记忆最深的地方安放着我那长眠于此的爷爷。爷爷离开我已经十几年了，但每一次回来都感觉他依然在岁月的深处守护着这座老屋。

爷爷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民，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一辈子深爱着土地。我的童年时光在爷爷驮粮食的板车上摇摇晃晃吱吱呀呀地溜走了。因为我是家中长女，爷爷对我格外疼爱。最难忘的是夏天夜里，在门口大树下乘凉时，爷爷会给我捉一大瓶的萤火虫，比那满天的繁星还要多还要亮。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有十几里远，中间要翻过一座大山。那时候没有车，只能靠步走，

来回要走好几个小时。冬天的早上天还没亮，爷爷裹着军大衣拿着手电筒送我去上学。那长长的求学之路那么崎岖那么坎坷，爷爷紧紧攥着我的手，跟我说不要怕。漆黑的山路看不清方向，爷爷手电筒的光始终照在我的脚下，那一束倾泻而下的白光在黑夜里像是整个银河的星星那么璀璨那么夺目。

后来我到省城上学，每次从老家临走的时候，爷爷总是久久地站在门口看着我离去，直到看不见为止。在我工作后不久，爷爷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虽然做了手术但一只眼睛还是看不见了。他忧伤地说，以后看不清楚我回家的身影了，我知道在他心里最挂念的人还是我。爷爷一直不愿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屋，他说他要为我们守住老屋，不管我们走得多远，我们的根永远在这里。

2004年春天，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日夜相伴的老屋。家人将爷爷安葬在我童年上学时必经的那座山上，那是爷爷最熟悉的地方吧！每年清明时节，油菜花开满山坡，整座山谷折射出黄橙橙的光亮，就像很多年前照亮我前行道路的那束光一般灿烂耀眼。我知道，只要有这束光在，我的人生就永远不会迷路！